

# 書香處處憶父親



／ 韶華

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五日是我們父親的百年冥壽，我們雙親都安葬在美國加州洛杉磯的玫瑰山，所以我們眾兄弟姊妹都在那週末一齊到洛杉磯集合，渡過了一個有紀念性的家庭大團圓。看到三十多個第三代的晚輩，和十多個第四代；想起我們的雙親和童年，不禁有滄海桑田，往事如煙的感慨。

我們祖父是一位茶商，祖母淑慧賢孝。父親排行最長，十歲便開始為祖母管家管賬。二十歲師範學校畢業後，返鄉當小學校長，擺出道貌岸然的樣子，週旋於文人與舊學究之間，其實心腸最軟，是一位面嚴心慈的長者。他沒有納妾之陋習，我們九個兄弟姊妹都是一母所出，目前只剩下五名。父母對我們管教很嚴格。我出生後，因兄弟出麻疹，只好請奶娘來餵養我。父親下班回家，必定抱抱我，說我可憐。戰後，我們在港，妹妹和我在九龍城培道寄宿，星期六午飯都不吃，因父親必帶著我們姊妹吃大餐，補償我們一星期在校吃的寄宿餐。父親在中華書局工作了卅多年，作了半輩子的書賈，也結交了當代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先進人士。尤其是抗戰前後，香港皇后大道中的中華書局圖書館兼辦公室，是文人雅士聚會的好去處，真是「往來無白丁，門下無虛士」！

父親與叔叔時常補助一些文化與藝術界在經濟上過不去的友人，但要授受雙方都心安理得，父親就借個題目，星期六下午開班替孩子補習來報酬先生。比我們老一輩的尊長，書法都有點功力。先父書法秀麗，叔叔是位鑒賞和收藏家，對後輩的書法都要求甚高，所以我家子姪大多受過名家的指點。但可惜我對書法沒甚興趣，所以寫的字都不能登大雅之堂，辜負了他們的一番好意。

父親一生服務於教育界與文化界，辦公的地方有個圖書館外，對藏書，古今書畫的鑒別，看書，寫書都有心得。工餘時間也大多放在這些與書有關的事情上。我們家中到處都是書，客廳四壁是一套四部全書備要，書房裡是一套古今圖書集成，小孩子房裡是小朋友文庫，大孩子房裡是中學生文庫。最令我們難忘的是我們家的走廊，與眾不同的地方是只有別人家的一半寬，因

為有一半的面積給靠牆一排書櫃佔住了。那些書櫃是父親為他的收藏特製的，共有八個，全部柚木材料，門板上由名家刻上「夢菩提藏」四個六吋闊的隸書，古色古香。後來幾度遷居，到香港時，走廊已容不下，母親請了木匠來改細些，擺在客廳中，兩箱一疊，疊在一個廿吋高，十八吋深，有一個大抽屜的基層上。那些大抽屜，裝滿了字畫卷軸，到父親晚年退休後，這些抽屜便改藏積木，玩具，書報等物，其他的孫兒，孫女到了爺爺公公家可以自得其樂。一年總有兩次，父親在家，又遇陽光普照時，便會把八個書櫃的書，搬到陽台或天台晒書，去潮濕，換換字畫。因為有了這晒書的經驗，經史子集的書目我還記得些。也因為稚年家裡的薰陶，每年暑期都有名師教授長恨歌、琵琶行、孟子、秋水軒尺牘、哀江南賦，唐詩三百首等詩文也還背誦得出。每日習大字兩頁，小字一版，所以對魏碑宋帖，詩賦詞曲都

集錄東坡句卷本

健虛先生書

知是香山卷本

知是香山卷本

懂些，也是父母親給我們特別的賞賜。很可惜我們念洋書的下一代，連毛筆都不會用了。

在我出生前兩年，父親因為業務上，乘船由上海返福州，在途中遇粵東海賊綁票。歷時三個多月始贖回，經香港返抵福州。父親因而著有「虎窟餘生記」以答謝親友關懷。那時祖父尚健在，母親才不過卅多歲，日日禱告神明庇佑，始克化險為夷。父母親非常開明，他們同意我們五姊妹信奉基督教，還勉勵我們要彼此相愛，幫助一些需要幫助的人。

一九九一年十月，妹妹領先在鄉間建了一座教師大樓，紀念父母親。家兄撰了一段父親的事略：「……畢生盡心竭力，發揚文化事業，推動普及教育，公寬恕待人，謹嚴處世，秉承祖訓，自奉儉，而能厚施於人；重感情，甘願稍虧於己，耽古篤學，壽臻耆年。一九八〇年在港謝世，後輩念陶育之慈恩，記真儒之典範，建教師大樓於鄉鎮，以便延攬良師，培訓學子，顯揚先祖，被澤鄉邦，並峙碑以勵後昆。」

寫至此，就會想起父親在客廳上的橫匾「健廬」兩字是葉恭綽斗大的篆書，一張徐悲鴻的立馬中堂，入門一對木刻上板宋湘對聯：「倒海水而為墨，摘秋雲以入毫。」父親號健廬，曾集蘇東坡詩句聯，請鄧爾疋篆書：「知是香山老居士，依然喬木鄭公廬」。這一聯伴著一排大書箱，讓父親擁書城而作寓公，常謂室雅何需大。其胸襟懷抱，一如他的老朋友寫給他的條幅說「從何處來，由何處去，既知其妙，當解其趣。」

### 遷居

鄭柏齡

離亂之世遷居多，  
八四高齡難計數，  
早歲一箱一鋪蓋，  
而今我車載不完。

### 我家

鄭柏齡

君問我家鄉，  
嘉興塘匯鎮。  
中日戰爭起，  
到處便是家。  
隻身廟宇住，  
成家有陋室。  
而今三代居，  
寬敞大洋樓。

■「作者雖八四高齡，但字跡工整，實難得，本刊特以真跡刊出。」